

列 宁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第 七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无产阶级党底行动綱領草案)

(摘录)

我們党究竟应有何种在科学上正确,在政治上
能帮助启发无产阶级意識的名称呢?

(一九)現在我要讲到最后一个問題,即我們党底名称問題。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称的一样命名为**共产党**。

我們應該重复說,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是把共产党宣言当作基础的。这个宣言中被社会民主党所曲解所叛卖的有以下两个主要点:(一)工人无祖国,所以在帝国主义战争“保护祖国”就是叛卖社会主义;(二)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已被第二国际曲解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馬克思曾經屡次——例如在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綱領批判上——說到这点,而且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說过这点。人类离开資本主义所能直接过渡到的,只是社会主义,即公共占有生产資料,并按各人的工作来分

配生产品。我們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要漸漸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底旗帜上所写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我党名称(社会**民主**)底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却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首領，即普列汉諾夫，考茨基等类先生們，把馬克思主义俗化和曲解了。

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但(这也就是馬克思主义与考茨基一流人的不同之处)这国家**并不是**寻常資产階級国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苏維埃这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在我們这里，**实际生活**即革命在**事实上已經**創立了这个——虽然現時还处于幼弱萌芽状态的——新式“国家”，而这种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經**是群众底实践問題而不只是領袖們底理論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就是由那些与民众隔离的武装队

伍来控制群众。

我們这里**現在产生着的**新的国家也是一种国家，因为我們需要有武装队伍，需要有**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强力来**无情地**镇压帝制派和古契可夫⁵⁷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企图。

但是，我們这里**現在产生着的**新的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为在俄国許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民众，而并不是駕于群众之上，与群众隔离，拥有特权，实际上永不更换的人。

不要往后望，而要向前看，不要往后去望通常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这种民主是用旧的**帝制**的管理机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統治的。

要向前去看現在产生着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經不成其为民主了，因为民主就是由民众統治，而武装的民众是不能自己統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名詞用在共产党名称上不仅是在科学上不正确，并且这个名詞現時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后已是單在革命民众眼睛上的一种**眼罩**，妨碍着他們自由地、大胆地、自动地去建設新制度，即工农等等代表苏維埃，作为“国家”**唯一政权**，作为任何国家“消亡”之先声。

我的第四个理由，就是說要顾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底客观情势。

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像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那样，

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自觉地容忍过“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名称。因为**当时**，即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后，历史提在日程上的任务是要慢慢进行組織和教育工作。其他的工作是沒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現在还是）不但在理論上，并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錯誤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正确地估計了时局，沒有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利潤所腐化，巴黎公社遭到了失敗，德国資产階級民族运动剛剛获得胜利（一八七一年），半农奴制的俄国还处在年代悠久的沉眠状态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計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进到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們也要了解新时代底任务和特点。我們决不要效法冒牌的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些人，馬克思曾說过：“我所种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資本主义已經变成了帝国主义，它依其客观的必然性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已使全人类**瀕于深渊**，已使全部文化瀕于毁灭，已使新的数百万人以至无数万人瀕于野蛮化和灭亡的境地。

除无产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正在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尙是畏畏縮縮，尙不坚决，尙不自觉，尙用过分信任資产階級的态度来开始进行的时候，大多数（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

会民主党”首領，“社会民主党”議員，“社会民主党”报纸，——而这也就是人們用来影响群众的**工具**哩——却**背叛**了社会主义，**叛卖**了社会主义，轉到了“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被**这些**領袖弄得惶惑莫定，被他們弄得心中无主，被他們所欺騙了。

难道我們还要沿用那已如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老旧名称来鼓励这种欺騙，助长这种欺騙么？

就让还有“許多”工人是誠懇**相信**社会民主党的罢。現在已經是学习怎样区别主观和客观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領袖。

但全世界客观形势却是这样，即我們党底旧名称**便于**人們去欺騙群众，**妨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一步驟上，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国会党团內所看見的都是那些**領袖**，即言論最响亮，行动最刺目的人，而他們全都“也算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主張”和社会主义叛徒，即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統一”的，都是拿出“社会民主党”所发給的旧支票来要求兌現的……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会把我們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的”呵……

为什么我們不怕和社会民主党人及社会自由党人混淆起来，不怕和法兰西共和国内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騙群

众要算是最先进最狡猾的那个资产阶级政党，即急进社会党人混淆起来呢？据说：“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们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了……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革命底最近任务，把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底客观情形，把第二国际已遭可耻破产的事实，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些“也算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狐群狗党破坏实际事业的事实都置之不顾了。

这是因循惯例的理由，沉眠不醒的理由，顽固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则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要结束这个有数万万人民卷入漩涡，有数千万万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战争，要结束这个若没有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便不能以真正民主的和平来结束的战争。

同时我们却又自己害怕自己。我们却不想脱掉已经“穿惯了的”，“可爱的”，齷齪的衬衫。

现在已经是抛弃齷齪衬衫的时候了，已经是穿起清洁衬衣的时候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写于彼得格拉。

論策略书

(摘录)

第一封信

对时局的估計

馬克思主义要求我們对于阶级底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机底具体特点，都应作出最确切而可用客观事实檢查的估計。我們布尔什維克向来都努力遵行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是在每次确立政策底科学根据时绝对必須执行的。

“我們的学說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这样說，公正地譏笑了背誦和簡單重述“公式”的态度，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种任务是不免要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一特殊阶段底具体經濟政治环境而有所改变的。

現在，革命无产阶级底党为了确定自己行动底任务和形式，究应根据何种确切判明了的客观事实出发呢？

我在我所写的第一封远方来信中（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阶段，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刊载于真

理报第十四五两期上),以及在我的提綱上,都认定“俄国現今时机底特点”是革命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因此,**这个**时机中的基本口号,即“当前任务”,据我看来,就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已經表現了无产阶级的,民众的英雄精神底奇迹,你們現在应当表現出无产阶级和全民組織底奇迹,以准备自己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胜利”(見真理报第十五期)。

第一阶段底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轉入资产阶级手中。

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革命前,俄国的国家政权是由一个旧阶级,即由尼古拉·罗曼諾夫所领导的农奴主、貴族、地主阶级掌握的。

这次革命后,政权已由**另一个**阶级,由一个新的阶级,即由**资产阶级**掌握了。

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轉到另一个**阶级**掌握,无论按**革命**这一概念底严格科学意义或实际政治意义来讲,都是**革命**底第一个根本主要标志。

就这一点說,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已經**完成**了。

說到这里,我們就不免要听到爱以“老布尔什維克”自称的反駁者們所发出的嘈声,說难道我們不是向来都认为只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么?难道土地革命,亦即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已經

完結了么？难道事实不是恰巧相反，即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么？

我回答道：布尔什維主义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說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但現有的**具体**情形却和先前任何人所能期待的**不同**，而較为新奇，較为特殊，較为复杂。

誰忽略这件事实，誰忘記这件事实，誰就会与那些已經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維克”一模一样，他們原是一味机械背誦**讀得烂熟**的公式而不肯去**研究**新穎生动现实底特点的。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經在俄国革命中实现了^①，因为这个“公式”只能預察到**階級底相互关系**，而不能預察到**实现**这种相互关系，**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維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了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經陈旧了。实际生活把它从公式的領域引进到现实的領域了，把它用血肉包裹起来了，使它具体化了，**因而就**使它有所改变了。

摆在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已是一个新的任务：必須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階級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主張过渡到公社制度的分子）同那些**小业主或小資产階級**分子（齐赫芝，策烈铁里，斯节

①在相当形式中和在某种程度內实现了。

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一类的革命护国派，反对把运动引向公社道路的人，主張“贊助”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誰在現時还只說“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他就是落后于实际生活，因而也就是实际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对无產階級階級斗争，就应被送到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維克”古董陈列所(可以叫做“旧布尔什維克”陈列所)里去。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經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帶有許多极其重要的变态。关于这些变态，我会在往后一封信上特別說到。現在必須領会一个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义者应估計到生动的实际生活，现实中的确切事实，而不应繼續拘守昨日的理論，因为这种理論也如任何理論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东西，只能指出一般的東西，只能大約包括到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形。

“朋友呵，理論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⁵⁸。

誰按照旧的方式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与否的問題，那他就是为了着死硬的字句牺牲了生动的馬克思主义。

按照旧的方式，就会要說：工农統治，工农专政，是可能并且应当跟在資產階級統治后面出現的。

但在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却已經发生了另一种情形，即

前后两者非常奇特的，新穎的，空前未見的**錯綜結合**。現在同時并存的**既有**資產階級底統治（即李沃夫和古契可夫底政府），**又有**工农革命民主專政，但后者却**自願地**把政權奉送給資產階級，自願地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底附屬品。

要知道，彼得城內的政權實際上是操于工人和兵士掌握中的；新的政府**沒有**對他們施行強力，並且也不能對他們施行強力，因為現在既**沒有**什麼警察，也**沒有**什麼脫離民衆的特殊軍隊，也沒有什麼高壓在民衆頭上的官吏。這是事實。這種事實正是巴黎公社式國家底特征。這件事實不是舊的公式所能容納的。應善于使公式適應實際生活，而不應背誦變成了無謂議論的**泛談**“工农專政”的辭句。

我們且從另一方面來觀察問題，好給它一個更明白的說明。

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應離開確切分析階級關係的立場。現在當權的是資產階級。農民大眾雖然是另一個階層，屬於另一種類，帶有另一性質，但他豈不**也是**資產階級么？從何處能得出結論，說**這個**階層**不能**執掌政權而“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爾什維克就是往往這樣推論的。

我回答道：這完全是可能的。但馬克思主義者估計時局的時候**不**應當根據可能的情形出發，而應當根據現

实的情形出发。

而现实却向我们表示出这样一件事实，就是自由选出的工农代表们自由地加入了第二个政府，即加入了附属的政府，自由地补充着，发展着，成全着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自由地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这种现象丝毫也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屡次说过，资产阶级并不单只用强力来支持，而且还利用群众没有觉悟、因循苟且、畏首畏尾以及无组织性来支持的。

所以，在现今的这种现实面前迴避事实而谈论什么“可能性”，就简直可笑至极了。

也许农民将握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我不但不忘记这种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并且我直率而明确地规定土地纲领时正是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雇农贫农与丰裕农间所发生的更深的分裂。

但是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形：农民也许会听从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转到了护国主义方面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底劝告，痴心等候立宪会议，虽然直到现在连召集这个立宪会议的日期都还没有指定哩^①！

① 为了使人不致误解我这句话底意思，我要立刻提前说明一下：我无条件地主张雇农和农民苏维埃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不过它们自己应该严守秩序和纪律，绝对不要容许损害机器，房屋和牲畜，绝对不要破坏农事和谷物生产，而是要增加谷物生产，因为兵士需要有加倍的粮食，人民也不应挨饿。

也許农民会**保持**，会继续执行他們同資产階級成立的协定，执行他們目前不仅形式上而且事实上經過工兵代表苏維埃成立了的协定。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記农民运动和土地綱領，就会是个极大的錯誤。但忘記**现实**，也同样是极大的錯誤，因为现实所告訴我們的是資产階級和农民**实行妥协的事实**，或——用更为确切，少帶法律意味，多帶經濟階級意义的名詞來說——**实行階級合作的事实**。

当这件事已不成其为事实的时候，当农民离开資产階級，反对資产階級而夺得了土地，反对資产階級而夺得了政权的时候，——那时就会有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底新阶段，那时就会要專門談到这个新阶段了。

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竟迷恋于这种未来阶段底可能而忘記他在**現今**农民和資产階級实行**妥协**时的任务，那他就是变成了小資产者。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劝导无产階級去**信任**小資产階級（說“这个小資产階級，这些农民还在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範圍內就一定会离开資产階級”）。那他就是一味迷恋于快意的甜蜜的未来底“可能”，即迷恋于农民**不复**是資产階級底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芝輩，策烈铁里輩以及斯节克洛夫輩**不复**是資产階級政府附屬品的那个时期的“可能”，却忘記了**不快意的現在**，即忘記了农民还是資产階級底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过是資产階級政府附屬品，还不过是李沃夫“陞

下的反对派”的这个現在。

我們所假設的这个人就会很像甘言蜜語的路易勃朗，就会很像一个假仁假义的考茨基主义者，但絲毫也不会像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

但我們不会遭到势必陷入主观主义观点，陷入妄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即尚未結束农民运动的）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而直接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观点的危險么？

假如我是說“打倒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那我就要遭到势必陷入这种观点的危險了。但我所說的**不是**这回事，而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說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兵士和农民代表苏維埃**而外**（資产階級政府除开不算）再**不能**有别的政府。我是說現在俄国政权从古契可夫和李沃夫手里**只能轉归**这些苏維埃，而这些苏維埃**恰巧**是以农民占多数，以兵士占多数，如果用个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名詞来表示，用一种非慣常，非庸俗，非职业性而是階級性的說法来估計，就是以小資产階級占多数。

我在自己的提綱中絕對免除了任何跳过尚未完結的农民运动或一般小資产階級运动的危險，免除了任何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危險，免除了任何布朗基主义冒險行动的危險，因为我直接援引了巴黎公社底經驗。而这种經驗，大家知道，并且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間，以及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間已經詳細地說过，是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的，是充分保证**大多数人**能依其本身**自觉**

发动的程度来实现其公开直接绝对的统治并表现其群众积极精神的。

我在提綱中說得十分确定，认为必須在工人、雇农、农民及兵士代表苏維埃**内部爭取影响**。为了避免絲毫疑慮，我在提綱中一連着重指出过**两次**，說必須进行耐心的，坚忍的，“适合**群众实际需要**”的“解釋”工作。

不学无术的愚人，或如普列汉諾夫先生一类的馬克思主义叛徒，也許会高喊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布朗基主义等等。誰願意思索和学习，那他就一定会懂得布朗基主义是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維埃却**明明是大多数民众底直接組織**。专为在苏維埃**内部爭取影响**而进行的工作，是决不会，絕**不会**陷到布朗基主义泥潭中去的。它同样也不会陷到无政府主义泥潭中去，因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从資产階級統治轉到无产階級統治的**过渡时期中需要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却用絕對不容誤解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張**这个时期需要有国家，不过这个国家，根据馬克思底意見和巴黎公社底經驗來說，决不应当是寻常的資产階級代議制的国家，而应当是**沒有常备軍，沒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沒有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吏机关**的国家。

如果普列汉諾夫先生在他的統一报上拚命叫喊无政府主义，那就不过是再度证明他脫离了馬克思主义而已。我在真理报（第二十六期）上曾向普列汉諾夫挑战，要他

叙述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等年关于国家問題究竟教导了些什么，但普列汉諾夫先生始終只好对問題本质一言不发，只是用忿怒的資產階級的口吻大发咆哮来表示回答。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是过去的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先生**完全**沒有了解的。順便說說，这种不了解底萌芽早在他論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上就已經显现出来了。

写于一九一七年四月。